

昆仑山的灯光

■ 窦孝鹏

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凌晨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原来,每晚不论多少车住站,老班长都要找带队干部了解途中有无抛锚车辆,哪怕只有一台车未到站,他也要备好饭菜一直等着,这已是他的铁规。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

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菜。

还有,上级发的许多黄豆,他只能靠着锅台边的热气给大家泡豆芽吃,他想做豆腐,给大家改善伙食,一方面缺乏工具和设备,另一方面技术上也不入门,这让他很伤脑筋。

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经过10天的跟班劳动,他把做豆腐、豆腐脑、豆腐干和豆浆的技术学到了手;接着又到县城一家食品厂去学做面包、蛋糕以及凉粉、腌小菜的手艺。他态度诚恳,老师傅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给了他。

一个月的假期快到了,归队前老婆给他准备了许多土特产。但他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有许多“宝贝”要带。这些“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还有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和一块磨刀石,都是当时高原买不到的。

临走的时候老婆和儿子把他送到了汽车站,他一路上倒了两次火车3次汽车,才把这些“宝贝”带回了兵站,开始试验做豆腐。磨豆腐要有牲口,这里虽然牦牛不少,但却不会拉磨,于是,他们只好用人推。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供应,空手走路尚感吃力,人推着石磨转圈一个个累得头昏眼花,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得喘不过气来。推着推着,眼一黑,腿一软,摔倒了。没关系,换两个人再来。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锅豆腐,放在嘴里一尝,哎呀,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坐下来开“诸葛亮会”,是不是从山上采来的石膏不纯?于是他们把点豆腐的石膏用火烧过后研碎,再用面筛

筛一遍,使它又白又细,然后再次试验。

这次虽比上次有进步,但仍谈不上好吃。突然有人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水质有问题?是呀,这里的水质太硬,平时喝在嘴里就有股苦味,对做豆腐肯定有影响。于是,他们又反复试验,把做豆腐的水提前烧开,使水碱沉淀下去,再用清水煮豆浆,果然,做出的豆腐又嫩又香。以后,他们用上了昆仑泉水,这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过往人员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豆腐菜。

但靠人推磨豆腐终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老班长一心为大家服务的精神,感动了汽车部队修理连的一位电工技师,技师给他制作了一个带发电机的电动石磨,才圆了老班长让住站人员都能吃上豆腐的心愿。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名声也一下在青藏线上开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住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10个大字:“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上面是14个大字:“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在薄明中仍在闪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标题书法 刘洪彪

还是自己养着放心,好好养着吧。尽人事,听天命,花谢花开两由之。

我呢,曾经跟妻子踏访长春的百花园。徜徉在红花、粉花、紫花、蓝花、黄花、黑花、白花等形形色色的花丛中,我莫名其妙地惦念家中的那盆茉莉了。对,茉莉才最适合大地生长呢,有阳光,有雨露,就一定奋力绽放,绚丽而芬芳。谁说的来着:“有时候,真正改变命运的,仅仅是你的心态和想法。”人既如此,花不会错!

茉莉的一举一动,逃不过妻子的锐眼,因为她倾注了太多的心血。2016年6月30日清晨,她惊喜地发现,茉莉的两朵白花十分巧妙地“睡”在绿叶上。于是,她试着把花盆搬到阳台上,搬到角落里,都无济于事。或者……搬到走廊吧。走廊?不就是楼道吗?由此及彼的联想中,她忽然觉悟,莫非前主人当初只缘受不了茉莉香气而一时放置在楼道的?那么,该不该送回去?如果送回原来的楼道,茉莉会不会再次更换了主人?

哦,花事难料,憾事难免。怕只怕:“江山未老红颜旧。”

花事

■ 赵培光

博得专门的照顾。渐渐地,叶绿了,花开了,满枝满枝地盛开,浓郁的香气弥漫了室内的空间……

众多的花卉中,茉莉自强自立,尽情尽意,似乎有些失控。一季一季的,香气阵阵袭人,反而令妻子愁眉不展了。怎么办呢?她试着把花盆搬到阳台上,搬到角落里,都无济于事。或者……搬到走廊吧。走廊?不就是楼道吗?由此及彼的联想中,她忽然觉悟,莫非前主人当初只缘受不了茉莉香气而一时放置在楼道的?那么,该不该送回去?如果送回原来的楼道,茉莉会不会再次更换了主人?

哦,花事难料,憾事难免。

怕只怕:“江山未老红颜旧。”

花有事吗?

其实是人事,是人跟花的事!

人跟花?对,人跟花缠缠绵绵,留下无限记忆。记忆很真实,花同样真实。真实的花,好美,好香,好到人的心里去。

在人的心里待久了,喜欢上了。谁不喜欢花呢?男人、女人,希望好上加好的男人女人,不喜欢花才怪呢!

好心情看花,坏心情看花。花虽然不语,却给人诸多慰藉。风来雨去,人把花视为知己,过一种爱意绵绵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家里多了盆茉莉。问妻子,妻子说是妹妹从她家楼道里捡回来的。听后,我有些不高兴,喜欢茉莉的话,自己去买嘛!妻子让我别管,我管什么呀?养花几十年,我只管看。词典上解释:常绿灌木,叶子卵形或椭圆形,有光泽,花白色,香味浓厚。供观赏,花可用来熏制茶叶。

自从家里养起了茉莉,我唱“好一朵茉莉花”的次数明显增多了。太久的歌曲,记不住词,哼哼唧唧的,主要为的是抒情。唱出瘾头儿了,接着唱《牡丹

之歌》。我母亲最爱听我唱的是后面这一首,她说我不比蒋大为唱得差。

我喜欢花,却无心侍弄,也侍弄不好。办公室的花,来的来,去的去,都随了光阴。眼前呢,倒也灰头土脸地活着两盆。两盆花,其实是两盆青(我只配养青),不知是怎么苟延残喘的,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每天上班后,把杯子里的剩水倒入盆中,顺便瞧一瞧花的长势。如果我出门在外,而花无人搭理,就只好“渴渴地”独自守候。命苦吧?再苦也还活着。

花在我的家里,则幸福多了。妇唱必须夫随,她爱花,爱在行动上。茉莉落户以来,跟其他花一样待遇,有时还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战马

(外一首)

■ 李洪海

像战鹰飞越蓝天
是列车掠过草原
忠诚 相照肝胆
壮志 跃云追电
前程似锦 未来无限
初心不忘 追逐梦幻
像神龙腾穿云雾
是流星划向广宇之巅
耐力 刚毅非凡
精进 跨山逾涧
迎着朝阳 迎接挑战
一带一路 启程扬帆

垂柳

垂柳 你秀发飘逸
湖面倩影如仪
滴滴晨露 滋甜润蜜
阵阵清风 轻柔漫理
枝叶低垂 彬彬有礼
轻摇曼舞 频频传递
与人为善 深情厚谊
垂柳 你秀发飘逸
湖面倩影如仪
阳光灿烂 潇洒绮丽
月色迷离 窈窕魅力
根植沃土 绿染大地
林荫漫漫 善解人意
追梦路上 相伴相依

通信兵乐章

■ 王瀚鹏

训练场中,能听到,设备的转动声还在一次次奏响;学习室里,耳畔旁,密语的背诵声依然一遍遍回荡;电台前的椅子上,一句又一句呼喊应答,显得紧张而又繁忙。每天的日常生活,是干练作业时的一声声呼喊,也是计算机前,眼花缭乱的代码一行又一行;听着基站运行时的“嗡嗡”声,把手中的参数写频、入网。这一幕幕,组成了通信兵军旅生涯里的一篇美丽乐章。

每当通信兵踏上战场,那乐声依然高亢嘹亮,随着卫星车轰鸣启动,通信系统联通的“滴”声是那样清脆悦耳;伴着战靴与泥土摩擦,根根银线与汗水一起伸向四方;首长的指挥一字不落被送上一线;卫星投影随着电波在千里之外凝聚成清晰的图像。战场上的通信兵啊,是如此的默默无闻,而又无比高尚。

通信女兵的强军战歌,其实和男兵一样,都是剪短了头发,换上了军装;都是奉献了青春,英姿飒爽;都是艰苦训练,把呼号喊得震天响;都是听党的指挥,才能打胜仗。英勇的通信女兵啊,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女兵的话音,也是战场上最雄劲的歌唱!

通信兵的乐章,依然一遍又一遍奏响。共和国的通信兵啊,在通向强军目标的战场,将用双手把乐章演奏的更加辉煌!



兵·甲 (中国画)

苗再新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转眼间,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临近了。当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时候,我再也看不到挚爱的父亲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挥抹不去。揪心的痛楚,刻骨的思念,止不住的泪水在无声地流淌。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6人,从小就在拮据的生活环境中挣扎。但艰辛的日子却打磨出父亲正直坚毅的秉性。虽然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坎坷和磨难,传承给我的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做人本色。

记得入伍前的那个冬天,看着身着军装的我,儒雅清俊的父亲脸上绽开久违的笑容,叮嘱我去部队后,要志向远大、自强不息、建功立业。他说:“你马上就要离开家乡了,我带你出去走走吧!”他是想让街坊四邻知道,他的儿子参军了。在他的心中,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因为他觉得只有军人,才是最值得尊崇的职业。那一刻,我从他慈祥闪亮的目光中,看到了欣慰与厚望。我相信,父亲是我替他实现未了的理想与心愿而高兴。许多年过去了,父亲的那道目光还刻在我心底,不断激励着我在时代大潮中做一名赶路者。

虽然我离开家了,但父亲对我的牵挂从未中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千里之外打长途电话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像现在手机、QQ、微信等通信工具形式多样,联系方便快捷,但我经常能接到父亲从家乡辗转打来的电话,他十分牵挂我的工作与生活,千方百计打电话与我交流,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父亲给我打一次电话,要在邮电所排很长的队,好不容易排上又因信号不好,扯着嗓子还听不清楚,直到我一位同学家安装了直拨电话,才结束了这种通话历史。为了给我打电话,年老体弱的父亲,通常要走很远的路,不论寒冬酷暑,白天黑夜,只有听到我的声音,他的心才能踏实安宁。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路面上泥水和冰碴混合在一起,又湿又滑,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工作不顺心的消息,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月光到同学家,打电话鼓励我调整好自己,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同学的妻子看到我父亲一双鞋被雪水润湿了,深受感动,连忙找来烤火炉,把他的鞋袜烘干后才让他离去。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做父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父亲对儿子的牵挂更深。2003年夏,我赴哈萨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是我第一次远赴异国他乡参加接近实战的军事演习。从迈出国门的那一刻起,父亲就牵挂着我的工作和安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了解有关反恐演习的各种消息。到达目的地后,我抽时间在乌恰拉尔市某空军基地联合演习新闻中心,用国际直拨电话给家里报平安。接电话的正是父亲,当他从电波中听到我的声音时,十分惊喜,连忙询问我工作是否顺利,特别嘱咐我遵守外事和宣传纪律,尊重当地生活习俗,认真工作,精益求精,不出差错。令我十分惊讶的是,父亲从新闻中对这次演习内容和时间节点了如指掌。与父亲通完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总是默默地关注我,把我放在他心上。其实,一个人不论今后走多远,也不管年龄有多大,都是需要父亲的。黑暗时,他是一盏照明灯;干涸时,他是生命之水;受伤时,他是温暖港湾;奋斗时,他是精神源泉;成功时,他又是一针清醒剂。岁月压弯了他的腰背,风霜染白了他的须发,但父亲对儿女的爱,却从未改变,更不会衰老。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了8.0级的特大地震。我受命带领赴灾区的军事记者队伍,乘坐空军专机,在地震后的第二天到达了灾区。撕裂的公路、倒塌的房屋、伤亡的群众、凄惨的哭声,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残酷断壁和生离死别,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抗震抢险新闻报道中。在到达灾区最初的日子,我们辗转映秀、北川、都江堰、银场沟等重灾区,手机信号中断,对外无法联系。父母亲牵挂我的安危,整天盯着中央电视台直击汶川灾区节目,密切关注抗震救灾的进展,仔细地从灾区新闻中捕捉我的行踪。那段时间,父亲很少说话,吃完饭就坐到电视机前看新闻。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灾区的关心,对儿子的牵挂。这让我想到,在人民军队绿色方阵后面,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热爱军队、心系国防的父亲,才使军

生的希望没有风雨。

我曾在一首诗中写到“往日回乡情,如今故园起新坟;一抔黄土阴阳隔,难舍血肉父子情。梦里千回身影现,醒来泪湿衣巾;感叹人事物已非,音容宛在踪难寻。正直无私淡名利,忠义厚道传家训;教诲如丝润无声,嘉言懿行伴我行。堤边老树发新枝,府河潺潺碧连天;岁月悠悠多少事,惟有大爱永长存。”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总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停地演绎着,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父亲的离去,我一直不能释怀,成为心中永远的痛。或许只有离去,才使我切身体味到父爱如山、深沉雄峻。我想,作为他的儿女,对父亲最深的怀念,对父爱最厚重的报答,就是像他一样为人做事,完成他未竟的心愿,我将永远铭记。

文学作品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25分 印完3时25分

2018年3月30日 星期五